

悬疑故事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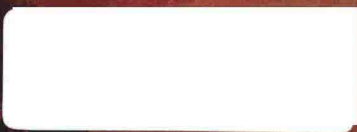
最经典的

爱伦·坡侦探故事

在这里，不只有悬疑和惊悚，更有对黑暗的揭露和对人性的刻画，隐藏在其中的哲理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心脏骤然紧绷，更有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TALES OF SUSPENSE

庄一凡◎编译



 郑州大学出版社

悬疑故事盛宴

最经典的

爱伦·坡侦探故事

在这里，不只有悬疑和惊悚，更有对黑暗的揭露和对人性的刻画，隐藏在其中的哲理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心脏骤然紧绷，更有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TALES OF SUSPENSE

庄一凡◎编译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经典的爱伦·坡侦探故事/庄一凡编译.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
(悬疑故事盛宴)
ISBN 978-7-5645-1783-0

I. ①最… II. ①庄…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4714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12
字数:173 千字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1783-0

定价: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前言

Preface

读过爱伦·坡作品的人，想必都会被作者笔下那些诡异离奇的故事所吸引，就连柯南·道尔、江户川乱步等这些家喻户晓的著名侦探推理小说作家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世界上最著名的文艺理论“效果论”便是由爱伦·坡创立，而他本人也会为了追求一种死亡美学和恐怖美学的效果来进行创作，可以说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思量再三后经营出来的成果，因此有后人评论说他的一生是为了艺术而艺术。

1845年，一首《乌鸦》让36岁的爱伦·坡一举成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此后无论是在文学评论领域还是诗歌创作方面，他的功力可以说是少人能及。然而爱伦·坡的创作才华不仅仅局限于此，他的短篇哥特小说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所创作的科幻小说也让世人赞叹不已。除此之外，爱伦·坡的推理故事作为侦探小说的先河也深深影响了后人。

虽然爱伦·坡的成就非凡，但是他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出生在演员之家的爱伦·坡在幼年经历亲生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死于肺病，后来被人收养，养父脾气暴躁，对他也是时好时坏。17岁时爱伦·坡被养父送到弗吉尼亚大学读书，然而只获得三分之一的学费。生活困窘的他不得不为生存想办法，最后年轻且毫无经验的他选择了赌场，也理所当然地失败而归。养父拒绝为他还清赌债，于是爱伦·坡入学不到一年便辍学回到了里士满，在第二年离家出走。

也许受到成长环境和创作现实的影响，作为侦探小说鼻祖和恐怖小说大师的爱伦·坡所创作的悬疑作品大多显得格外神秘而阴郁。有人说，在他的作品中，人类所谓的无理可循的困境和那些在困境中的孤独和不自由都是以死亡作为依托。死亡隐喻了太多，承载了太多，仿佛在爱伦·坡眼中，死亡是美与恐惧的极致与终结。因此，他在场景布置和事件叙述上更加注重对恐怖气氛的刻画描写，故事的情节曲折巧妙，虽是悬疑小说却也充满了唯美主义色彩，这让读过的人难以忘怀，而正是这种

独树一帜的风格让爱伦·坡的作品受到了更多读者的欢迎。

爱伦坡虽然只活了40岁，但却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著有作品三百余部，其中诗歌《乌鸦》、文学理论著作《写作的哲学》和悬疑小说《黑猫的诅咒》《莫格街谋杀案》等至今仍深受世人好评，经久不衰。爱伦·坡的悬疑作品也颇具戏剧色彩，这也为后来恐怖侦探电影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就连20世纪的著名电影导演希区柯克与蒂姆·伯顿也都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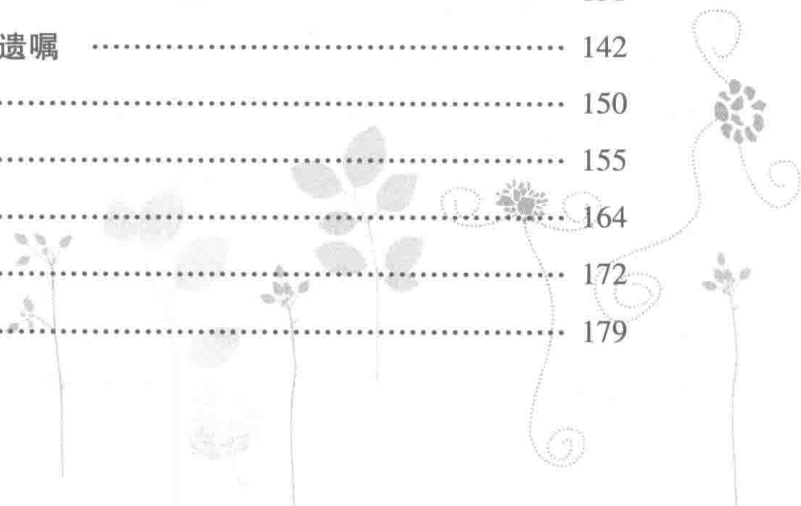
虽然爱伦·坡生前创作无数，却并未因此拥有富裕的生活。作为美国第一位职业作家，他坚持将写作视为毕生事业，虽然长期生活困顿，但却并未放弃创作。他笔下的密室凶杀案及其推理过程成为后世侦探小说家创作效仿的蓝本，就连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都更像是爱伦·坡创造出的人物形象奥古斯都·迪潘的翻版。爱伦·坡悲剧式的命运与他的才华横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得为作者而感叹。

也许这就是天妒英才，但幸运的是爱伦·坡的才华并未被埋没。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重温经典，让我们在书香里感受大师的魅力吧。

译者
2014年1月

目录 Contents

怀特的秘密	1
预言	9
拉托尔巴勒凶杀案	15
奥古斯都破案	23
化妆舞会	42
离奇漂流记	47
催眠奇事	55
玛丽谜团	61
舞会上的猩猩	84
旷世奇谈	91
妻子与女儿	102
大漩涡	107
瘟疫禁区	117
尸体藏匿处	126
智取密信	131
文奈特夫人的遗嘱	142
偏执狂	150
活埋事件	155
黑猫	164
酒窖阴谋	172
黄泉相会	179



怀特的秘密

我和老朋友怀特在船上相遇，而他身边的一个长方形盒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对于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怀特夫妇对我遮遮掩掩，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可是没等我问出究竟，我们就遇上了风暴，不得不弃船逃生。但是盒子被落在了船上，怀特誓死要去取回它，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非去不可？

还记得那是几年前，有一艘叫作“独立号”的豪华游轮从南卡罗来纳州开往纽约，我预订了6月15日的船票。

14日，我上船打理预订的包间，好让自己后几天的行程舒适一些。在旅客名册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科尼尔·怀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是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时的同学，当时我们一见如故，形影不离，这段诚挚的友谊持续了很多年。我喜欢这个天才的艺术家，他身上集中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一切天赋，敏锐、激情、孤傲。同时，他还有着世界上最为宽大而温暖的胸怀。

游轮上旅客很多，女乘客更是多得出奇。我走到怀特所在的客舱，发现有3个门卡上登记着他的名字。这是特别预订的，他与妻子及他的两个妹妹一起旅行。这里的特等舱非常宽敞，每间客舱都有高低两个床铺。虽然床铺有些窄，只能一个人勉强睡下，但我还是感到奇怪，他们4个人居然预订了3间特等客舱。对这个多余的客舱我产生了诸多猜测，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推测近乎荒唐和齷齪。

尽管这与我毫无关系，但我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决定解开这个谜团。翻看乘客名单，我发现原本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后来被涂掉了。很明显，这家人并没有带仆人一起。“哦，对了，不是仆人，那一定是什么特别的行李。或许是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油画。”我暗自揣测着，恍然大

悟，“肯定是这样，怀特之前可一直与意大利的犹太商人交易油画呢，这样的物品他肯定希望放在自己随时能看见的地方。”我对自己的推测感到非常满意，这件事随即被抛到了脑后。

其实我与怀特的家人非常熟悉，他的两个妹妹都是美丽聪明的女孩，但他的新婚妻子我还没有机会见到，只是在同怀特谈话时，无数次听他讲述自己对这个女子的狂热爱情，赞美她非凡的美貌、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和成就。因此，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充满了好奇和认识的渴望。

得知怀特的妻子也会来，我就一直期盼当天能与她有一次会面，结果只等来了失望。哈代船长告诉我：“怀特夫人身体不适，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第二天（15日），我在赶去游轮码头的路上遇到了哈代船长。他解释说由于“一些情况”，“独立号”可能要延迟几日才能起航，到时将会通知大家。

“哦，真是一个愚蠢而又方便的托词，”我想，“这股强劲的南风不正是航行所需要的吗？不可思议的延误。”但既然船长无意透露真实情况，再追问下去也没有意义。

我回家度过了百无聊赖的一个星期后，总算收到了船长的来信，说游轮即将起航。我赶上船，到处都是乘客，熙熙攘攘，忙着搬运行李，整理客舱，混乱不堪。怀特一家比我晚来一点——他本人、新婚妻子和两个妹妹。怀特仍旧透着艺术家的傲气，甚至没有向我正式介绍他的妻子，只是通过他妹妹玛丽的寥寥数语，我与他的妻子就算是正式认识了。怀特夫人的面纱裹得严严实实，但出于礼节，她除下面纱，向我鞠躬还礼。

凭借对怀特多年的了解，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不能轻易相信这位艺术家对女性的赞扬及对美的评价，因为一旦说到“美”这个话题，怀特总是会进入理想中的、纯粹的美的境界。但事实是，我还是震惊了，站在面前的怀特夫人，只不过是一个相貌再平常不过的女人，或者说，如果我能不甚冒昧地用丑来形容一个女人的话，那她已经差不多够格了。然而，她身穿质量上乘、设计得体的精致盛装，足以看出她不凡的品位。

因此我确定，她一定是用深刻的内涵和思想，俘获了我朋友的灵魂，赢得了他的爱情。她的话很少，礼貌寒暄过后，就随怀特先生进入了客舱。

我初次登船时的疑问又冒上心头，怀特一家没带任何仆人，我注意到不久以后码头上出现了一辆马车，上面是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盒子。似乎所有人都在等这件特殊的行李。盒子一到，“独立号”就鸣笛起航，驶向了浩瀚的大海。

出于对盒子的好奇，从它出现在船上开始，我就尽可能精确仔细地观察这个约2米长、0.8米宽的盒子。第一眼我就为自己早前的猜测自鸣得意起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装画的盒子。盒子并没有放在多余的那个客舱，而是放在了怀特自己的房间。盒子占满了整个小空间，外面用油漆写着几个潦草的字，散发出令人恶心的刺鼻气味。“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阿尔巴尼，纽约。科尼尔·怀特先生托运。此面向上，小心轻放。”盒盖上写着这样的字句。居住在阿尔巴尼的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是怀特的岳母。

综合推断来看，这里面极有可能装着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我知道怀特一直在谈一幅油画的交易，这幅《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模仿绘制的，一度为某个犹太画商所有。想到这天衣无缝的推理，我不禁大笑起来，怀特还故意写了他岳母的地址，想给别人造成假象吗？可这些都逃不过我敏锐的眼光和聪明的脑袋，想瞒过我的眼睛偷运一幅极品画作去纽约，这还是头一遭。我太过精明了，我得意地摇摇头，决定找时机好好挖苦怀特一番，看他做何反应。

起初，游轮在晴朗的天气里航行了几天，每天都有耀眼的阳光照射在海面上，只是风向与航向相反，我们顶风向正北方前行。看着海岸线慢慢地消失在天边，乘客们都兴致高涨，在甲板上边欣赏风景边彼此攀谈，结交新的朋友。

怀特的妹妹们却很特例。他们粗鲁古板，对其他乘客极不友好，根本没有心思搭理别人的热情邀请。我早已对怀特古怪的艺术家脾气习以为常，但他似乎比以前还要阴郁孤僻，他的孤僻甚至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妹妹。几天的旅行过去了，甲板上几乎见不到她们的身影，不知她们把

自己关在客舱包房里做什么。我曾几次大力邀请她们共进晚餐，与新朋友聊聊天，但都遭到了她们的拒绝，她们坚决不与船上的任何人打交道。

相比起来，怀特夫人的性情就好多了，甚至可以说她挺爱与人打交道的。她的交际手段也颇值得称赞，有各种说不完的闲聊话题。没过多久，她已经和船上的许多女士打成一片了，而她风情地在男士中间穿梭谈笑，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样的状况。后来我才观察到，怀特夫人得到的嘲笑远远多于对她的赞美。她尽力地讨好每个人，但男士们都对她没有过多评价，女士们则评价她为“心肠还蛮好，但长相平庸，极度粗鲁无知”。

很难相信怀特居然找了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这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但我知道内情，怀特并不是贪图这个女人的钱财，她没有任何积蓄，也没有挣钱的渠道。怀特说过，他结婚只是为了纯粹的爱情，他爱她，而新娘也是一个值得他爱的女人。这时，朋友的这番话让我充满了疑问，是怀特失去了感觉的能力？

换作任何人估计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惑，一个艺术家，如此优雅智慧，对美有如此敏感的判断和近乎执着的追求。但就是这么挑剔的人，却有一个无论在哪方面都无法与他匹配的妻子。

不过，看起来新娘非常喜欢自己的丈夫，不管他是否在场，她总是用“我最亲爱的丈夫，怀特先生”来称呼他。这样不自然的强调显得她非常可笑，因为所有人都能看出，怀特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她同时出现。

为了回避她，怀特很少出现在甲板上。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独自待在房间，偶尔露面，也对妻子在外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显然，他根本不在意妻子像蝴蝶般在一堆男人中间跑来跑去，尽情取乐。

于是我根据所见，做出了如下推测：命运是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怀特，这位艺术家在命运的无常支配下，接受了极端而狂热的激情的支配，或是突发奇想，或是他被蛊惑了，因此才与这个平庸粗鲁，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结了婚。这个推断做出后，我随即对这个女人、对整个事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我同情怀特，想把他拯救出泥沼，但我做不到完全忽略他背着我偷运油画这件事，这伤害了我对他的信任与友谊，我要对他

进行报复。

第二天，趁着怀特到甲板上的机会，我亲切地挽着他来回散步，像以前一样，随意地谈话，排遣他的忧郁。可是没起到什么作用，他的脸同几天前一样阴郁，没有任何表情。他不愿交谈，只在被逼无奈时，才从牙齿中挤出几个字，随意打发我的问话。

我试图说几个笑话让他高兴，可他只是勉强地在脸上堆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真是可怜的怀特，不过，娶了这么个妻子，大概换作任何人都只能强颜欢笑吧。我把话题转到那个长方形盒子上，比喻、讽刺、旁敲侧击，我使出浑身解数说了很长一串话，以便让他明白，我看穿了他所有的把戏，他最好能看在朋友的情谊上对我坦白。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撕下他虚伪的面具。所以，我仔细地描述了那盒子的形状、尺寸等细节，同时对他眨着眼，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并用手肘碰了碰他的肚子。怀特激烈的反应让我立刻相信，我的猜测完全正确。最开始，他好像根本听不懂我的话，面无表情地瞪着我；慢慢地，似乎我的话语渗进了他的脑子里，他睁大了双眼，眼球好像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一样，布满血丝。他的脸由通红瞬间变为惨白，然后，突然狂笑起来。他越笑越大声，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近乎疯狂的大笑，持续了十几分钟后，他直直地摔在了甲板上，僵硬的，没有了任何反应。我吓得急忙跑过去扶他，可他浑身冰凉，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的迹象。

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大声呼救，问船上有没有医生，大家手忙脚乱地对怀特实施各种急救办法。终于他有了呼吸，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苏醒。只是，他一直喃喃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我们毫无办法，只好给他放了血，他才终于安静下来。

神奇的是，他的身体第二天似乎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可精神仍处于崩溃的状态。船长认为他肯定得了精神错乱，建议我不要再同他见面，并警告我不要对这件事大加宣扬，以免再生事端。

后来几天，我的好奇心被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再度挑起。有两个晚上，我因为喝了太多的茶而辗转难眠、神经高度紧张。我的房间和其他单身男子的一样，都是正对着主舱的餐厅。仅有一道小滑门隔在怀特的3

个房间与我所对的主舱中间，这道小门从不上锁。最近几天，海上航行的风总是很大，船一直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而每当船体倾斜时，这个滑门总会自动滑开。

很凑巧，我的房间刚好可以透过开着的滑门清楚地看到怀特的3个房间，清清楚楚。每晚11点，怀特夫人都准时溜出他们的房间。他们实际上各有各的房间，是分居的，因为怀特夫人一直待在那个空着的包间，直到天色微明，怀特去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我想他们一定是在计划离婚，所以坚决划清两人的界线。我一直好奇的那间多余的包间，原来是为这准备的。

而另一个情况更让我感到兴奋。每当怀特夫人消失在另一个包间后，怀特的屋里总会传出一阵窸窣的响声。刚开始我听得并不真切，只依稀辨别出那是非常小心的、仔细压低的声音。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不一会儿习惯了之后，我认出那是怀特用木槌或凿子这类工具打开长方形木盒的声音，凿子显然用软布包住了，所以声音才显得特别低沉。

听着听着，我逐渐能从声音推断出他的动作，辨别出他先把盖子打开，放在下面的床铺上。因为盒盖碰着床边会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包间里没有别的地方能摆放盒盖。他的动作非常小心谨慎，之后再没了任何动静，直到清晨，都是一片死寂。天亮前，我才又听到怀特重新盖好盒盖，接着他穿戴整齐地从房间里出来，去叫怀特夫人。

可在这长长的平静中，我似乎听见了阵阵呢喃和压抑的啜泣，但又似乎听不见，似乎是叹息，但又似乎什么都不是。我想也许是我过于集中而产生的想象吧。毫无疑问，我想怀特只是又突然沉溺在对艺术的痴迷中了。他每晚小心地打开盒子，欣赏那幅精致的难得画作。至于啜泣声，或许根本就没那么回事。

“独立号”在海上航行的第七天，突然遇上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在早前与恶劣天气的较量中，我们的船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由于风过于猛烈，我们不得不放下桅杆和帆，在海上顺风漂流。就这样漫无目的且安全地过了两天，海水暂时没有侵入船舱。

但风越来越大，船在风口浪尖与海浪搏斗着，船帆也被风撕扯成条状。突然几个大浪打来，整个左舷的舷墙都消失了，几个人和厨房被卷入海浪中。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前桅帆就成了碎片，我们勉强支撑着，又航行了几个小时，终于在起风的第三天，船支持不住，全面进水了。大家到处封堵排水，但还是没能赶上进水的速度。最后，船身积水已达一米多，发动机也停止了运转。

这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混乱，我们尽一切可能减轻船的重量，让它不至于沉没，但水仍越灌越多。日落时分，就在我们近乎放弃的时候，突然飓风明显减弱下来，海面恢复了平静。

随着云层渐渐散去，明亮的月亮出现在海平面上，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救生艇也可以使用了，我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众人齐心协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大救生艇终于顺利地放到了水面上，大部分乘客和船员纷纷挤了上去。救生艇慢慢地朝陆地前进，失事的第三天，终于安全到达了港口。与此同时，船尾的小救生艇被船长留给剩下的十多名乘客使用。我和怀特一家都在这个小队伍中，同行的还有一个墨西哥官员一家、船长夫妇和一个男仆。小船能经受住我们的重量而没有沉没简直是个奇迹，除了食物和必需的装备，我们丢弃了其他一切东西，但让所有人大惊失色的事情发生了。

小船刚要离开即将沉没的游轮时，怀特站起来，要求船长立刻掉头回去，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个长方形的盒子。船长生气地对他命令道：“怀特先生，我命令你坐下！这艘小船承受我们的重量已经很勉强了，你要是再动来动去，马上就会翻船了。”

“可是哈代上尉，我必须去取那个盒子！”怀特指着渐远的游轮大喊着，“我恳求您，那个盒子是那么轻，根本没有一点重量。看在上帝的份上，船长。那盒子于我就如同生命，求您把小船开回去吧！”

似乎有那么一瞬间，船长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犹豫与怜悯，但他很快恢复了严厉，坚决地说：“对不起，怀特先生。我作为船长必须为现在小船上的这十几条生命负责。请你坐下吧，我们是不能回去的。哦，上帝，大家抓住怀特先生，抱住他……别让他跳海！他要跳海！船会翻的！”

在众人手忙脚乱地想拉住怀特的时候，他已经跃入海中。由于失事游轮引起的侧风和海浪，小船被推得越来越远。

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在船上看着怀特紧紧抓住一条垂下的绳索，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爬上甲板，血红着眼睛，疯了一样冲下船舱。游轮在快速下沉，没人怀疑这将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的葬身之地。在大家为他祈祷的时候，怀特突然出现在甲板上，以一人之力把那个长方形盒子拖了出来。他迅速地用一根粗绳把盒子和自己绑在一起，就在绑好的瞬间，他与盒子连同游轮，一起沉入海里，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旋涡久久没有消失。

他再也没有出现，我们停止划桨，悲哀地久久注视着吞没他的旋涡。我们最终离开了，没有人说话，也无话可说。过了很久，我打破了沉默，重新提起怀特。我问船长说：“您注意到怀特最后做的事情了吗？他把盒子和自己绑在了一起，他们就那样沉了下去。当时我还抱着希望，他可能会有生还的希望呢。”

“他会回来的。”船长回答道，“他会立刻沉下去，但等盐溶化了以后，他又会很快地浮上来。”

“什么，盐？”我太惊讶了，大喊出来。

“不要大惊小怪，先生。”船长边说边指了指怀特的遗孀和妹妹，“现在请你安静，等过些时候，一个更恰当的时间，我再详细跟你说吧。”

经过4天在海上的挣扎，我们幸存了下来。多谢老天保佑，尽管痛苦艰险，但我们仍在一个小岛登陆了。在小岛上，我们待了一个星期，之后随沉船打捞人员一起回到了纽约。

预言

一个古老的预言预示梅岑格斯泰家族将有一位继承人骑着一匹烈马结束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会击败世仇家族。时光流转，年轻的弗里德利成为梅岑格斯泰家族的新主人。他性情古怪，收养了一匹来历不明的马，他与这匹马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有一天晚上，弗里德利突然发疯一般从梅岑格斯泰府邸冲了出去，之后不久，整个府邸陷入火海。然后人们看见，弗里德利竟骑着那匹神秘的烈马冲进了火海。

梅岑格斯泰和伯里菲茨因两大杰出家族已经有几百年不共戴天的仇史，他们之间的夙怨据说源于一个遥远而模糊的预言：“一个贵胄世族将如同骑士从马背跌落一样就此陨落，在梅岑格斯泰注定击败不可一世的伯里菲茨因之时。”

这些话本身也许并无意义，却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世间不少仇恨即是如此，起因不过是一件极细小的事情。同时，这地产相邻的两个家族均有一定的政府势力，免不了明争暗斗。伯里菲茨因家的人可以从自家城堡里望到梅岑格斯泰府的每扇窗户，梅岑格斯泰家族世袭的荣华富贵让家谱没那么久远、财产没那么丰厚的伯里菲茨因家的人大受刺激。

究竟是什么让一则无聊的预言成为两个家族互相仇视的起因？预言似乎暗示最终的胜利将属于梅岑格斯泰家族，而已经衰微的伯里菲茨因家族将更加衰败。试问伯里菲茨因家族的人又怎能不对梅岑格斯泰家族恨之入骨呢？

这里所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威廉·伯里菲茨因伯爵老迈糊涂的时候。

尽管时光销蚀了部分仇恨，这位伯爵依然与梅岑格斯泰家族不共戴天。伯爵钟情于骑马打猎，年老体衰与精力不济也无法使他舍弃这项冒险的爱好，他的对头是梅岑格斯泰家族正当少年的弗里德利，人称梅氏男爵。

弗里德利的父母在英年时相继去世，当时，他还只有18岁。在都市里，18岁算是稚嫩的年龄，但在远离都市文明的古老封地，即这段故事发生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

在这里，古老的钟摆每摆动一下，都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意味。年轻的男爵在父亲政坛故旧的提携下，不久就接管了庞大的家产。自古以来，很少有匈牙利贵族能拥有这么多的财富。男爵的城堡不计其数，而梅岑格斯泰府的富丽堂皇更是能与宫殿媲美；男爵封地又非常辽阔，城堡外广袤的土地都是他的辖区。这位继承人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切，但没有人想到该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因此，仅3天时间，这位残暴的继承者就让所有拥护他的人感到失望：他行为放荡，无任何信义可言，对待下人更是暴虐无度。梅府那些可怜的奴仆们很快就明白了，在这样残暴的主人面前，只能唯命是从，否则就会遭到最残酷的惩罚。而当伯里菲茨因府的马厩失火，人们首先想到放火的人就是这位残暴的男爵。

其实这确实有点误会了男爵，因为伯家失火时，他正独自在梅府顶楼大房间里冥想。那房间里悬挂着已经褪色的壁毯，衬托得整个房间阴森恐怖，房内似乎游荡着祖先们的影子，他们曾经显赫一时，在房内则略显模糊，但他们仍不失庄严。

一块壁毯上织着教士与君王们，身着华贵长袍的教士们神圣而又冷漠，他们拒绝世俗国王的要求。另一块壁毯上则织着高高在上的梅氏祖先们，他们跨着战马将敌人踩在脚下，威风凛凛，让人心生敬畏。而其他的壁毯上则织着反映上流社会奢侈生活与优雅风度的图案，这一切都让整个房间显得虚幻。

当伯家马厩那边的嘈杂声传到男爵耳边时，他并没有在意。也许当时他正想到某个故事或是一些冒险行为，他像是受到某种感应般望着壁毯上织的一匹色泽亮丽的骏马。这匹马是伯家一位祖先的坐骑，它位于壁毯上的显著位置，背上的骑手已经被梅氏祖先刺死，而它则高大挺拔，静止不动。残忍的表情挂上男爵的脸，他已经无法使自己的眼睛从壁毯上挪开，在他心里有一个无比强烈的愿望，就是盯住那匹马。

他无法解释自己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以至于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处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梦幻中。他就这样陷进去，痴迷地看着壁毯上的马，直到他迫使自己看向窗外。只是短暂地望了窗外一眼，男爵又重新盯着墙上的壁毯，这时令他惊悚的事情发生了。

墙上的骏马竟然动了！它原本弯着脖子靠在主人身上，似乎充满了无限同情，而此刻它却朝着男爵把脖子立了起来，还扬得很高。它用充满仇恨的赤色眼睛，看向男爵，甚至张开了嘴，露出了满口的牙。年轻的男爵被吓坏了，他惊慌失措地打开门。这时，只见一道红光闪过，他的影子投影在房间深处的壁毯上。男爵忍不住回头看那影子，却发现影子竟然落在壁毯上那位因杀死伯氏祖先而得意万分的梅氏祖先身上。

他踉踉跄跄地跨过门槛，一口气走出了梅府的大门，本来想在大门口透气定神，但是在门口台阶处有3个马夫正在吵吵嚷嚷地制伏一匹枣红色大马，这又把他吸引了过去。男爵愤怒地问道：“这是谁家的马？你们在哪儿碰到的？”他在看到马的瞬间就发现，它和自己在壁毯上看到的那匹马是如此相似。

“我们不知道是谁的，”一个马夫答道，“到现在还没人认领。最初我们看到它从伯府跑出来，就把它送了回去，可伯府的人说这不是他们的马，怪事了。”

另一个马夫也在一旁插嘴：“你看这里还刺着W·V·B呢，应该是威廉·冯·伯里菲茨因这个名字的缩写才对，伯府竟然没人知道有这匹马。”

“是挺奇怪的。”

年轻的男爵又陷入沉思中，开始自言自语：“很对，这是匹怪马，我一定要这匹马！”停顿一会儿男爵又开始说：“只有我梅氏家族的弗里德利才能驯服这个伯府的恶魔。”

马夫在一旁插话道：“老爷，这匹马不是伯府的，不然我们就把它送回去了。它是您的！”

“说得对！”男爵看着马夫们冷漠地回答。

正在这时，梅府的一个内室小听差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在主人耳